

新中国首家拿到“准生证”的高尔夫球会没熬到“40大寿”

深圳高尔夫球会为何停业？

新中国首家获颁“准生证”的高尔夫球会，在9月20日悄然停业。圈内人不无感慨：“就差一个多月，它就能迎来‘40大寿’。”

深圳高尔夫球会（以下简称“深高”）于1982年9月30日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成为新中国第一家正式立项获批的高尔夫球会，标志着中国高尔夫运动的起步。1985年2月17日，深高通过行政划拨的方式无偿取得近1.4平方公里的体育用地，土地使用期限为30年。同年11月26日，深高正式开业，成为国内第一家立项获批的符合国际大赛标准的高尔夫

球会。

该球会的27洞球场坐落于深圳市核心区域，被誉为城市的“绿肺”。由于土地为政府无偿划拨，自2011年起，不断有深圳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在深高经营期满后将其用地收回，改建为城市公园，使这片优质绿地从少数会员专享转变为全民共享的公共资源。2015年2月6日，深高申请土地使用权续期未获批准，土地于同年2月17日到期。然而因多种因素，球会实际继续运营至2025年9月19日。

深高为何能“多运营10年”？又

是因何走向终结？笔者采访了数位该球会会员。

“会员中有人知道土地使用权2015年到期，也有人不清楚。而这10年间，球会仍在招募新会员、收取会费。”一位不愿具名的会员分析，深高作为国内高尔夫界的标志性球会，具有一定历史地位，原本存在续期可能。

“市政协提案收回土地，本质上是质疑深高作为私人球会的定位。如果将其转为公众球场向大众开放，问题或可迎刃而解。”他进一步指出，“深高管理层坚持在深圳核心地段维持私人会所模式——或许是因为收益可观，

巅峰时期一张金卡会员费高达800万元。这显然与深圳城市发展的公共导向相悖。”

深高近40年来仅对缴费会员开放，其总收入外界难以估量。仅去年，1800多名会员集体起诉球会要求退赔的会费总额就超过20亿元。

随着诉讼未结、违建别墅等问题悬而未决，深高的落幕并不圆满，遗留问题众多。因此，这家曾承办过多项国际赛事的球会，在9月20日未举行任何告别仪式，只是默默闭门，悄然退场。

羊城晚报记者 梁劲松

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精彩纷呈

“演艺+展览+教育” 全方位感受“粤乐”独特魅力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香港中乐室内乐团“竹韵小集” 主办方供图

9月27日，作为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精品演出，“乐动岭南——竹韵小集粤乐音乐会”将在星海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由星海音乐厅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联合主办，以“聆听、沉浸、探索”为核心，带领观众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粤乐”的深厚历史。

音乐会特邀香港竹韵小集乐团联袂粤剧泰斗阮兆辉、广东音乐市级传承人陈芳毅共同献艺。作为致力于推广本土音乐的专业中乐室内乐团，竹韵小集将在知名指挥家何文川的艺术指导下，演绎《弦歌趣韵》《娱乐升平》《饿马摇铃》《侠骨柔情——顾嘉辉金曲联奏》等十余首经典与创新粤乐作品。观众还将欣赏到阮兆辉演唱濒临失传的“地水南音”代表作《客途秋恨》及粤剧大调《柳摇金》，以及一级演奏员陈芳毅带来的加键长喉管、喷呐与萨克斯风的多彩演绎。此外，乐团还将重现“精神音乐”这一别具特色的表演形式。

一级演奏员、星海音乐学院教授余其伟表示：“‘竹韵小集’聚焦广东音

乐，足迹遍及国内外，已成近年香港文化新标志。此次广州之行，名家与乐团携手，定能让观众感受粤乐的独特魅力。”

为让市民全方位感受粤乐文化，星海音乐厅联合广东省博物馆等机构，构建起“演艺+展览+教育”的文化闭环，推出一系列配套活动。

9月14日，音乐厅组织乐迷走进广东省博物馆“粤胡百年——高胡与广东民间音乐文化展”，在策展人讲解中聆听乐器背后的音乐故事；9月26日，“粤博之夜”以传统五架头等形式呈现公益讲演音乐会；9月27日，“乐动岭南广州一日研学活动”将带领市民探访粤乐发源地沙湾古镇，溯源岭南音韵。同日音乐会开场前，阮兆辉将做客演前分享会，深入解读《客途秋恨》等曲目的艺术特色，帮助观众更好地“听懂”粤乐。

无论是土生土长的“老广”、扎根广州的“新广州人”，还是来穗游玩的外地朋友，都可借此机会，聆听来自民间与生活、又活跃于世界艺术舞台的粤乐，感受国家级非遗在当代的蓬勃生命力。

连续三届世锦赛一胜难求，中国男排的困局何在？

主教练海宁表示：赢球不单需要技术和战术，强大的心态同样重要

2025年世界男排锦标赛激战正酣，八强淘汰赛战火正燃，而中国男排却已提前退场，沦为“看客”。小组赛三战皆负，仅取得一局胜利——即便这支队伍被贴上“年轻”“缺乏经验”的标签，他们依然难以用这些理由为场上糟糕的发挥和脆弱的心理防线开脱。

从比分上看，1比3惜败巴西、两个0比3不敌塞尔维亚和捷克，结果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然而比赛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却值得深思：进攻组织生涩、防守漏洞频出、关键分把握能力明显不足，尤其是状态起伏之大，令人扼腕。首战巴西时，中国队第一局气势如虹，“怎么打怎么有”，但随着战局推进，一

攻乏力、防反混乱，后三局迅速崩盘，展现出球队在持续对抗中的不稳定。

主教练海宁赛后一针见血：“赢球不单需要技术和战术，强大的心态同样重要。我们的球员在顺境中能打出水平，可一旦遇到困难，整支队伍的士气和表现就容易崩溃。”他坦言自己在场边的鼓励作用“有限”，并指出队员“一旦失去信心，就很难扭转局面”。心态问题，显然成为这次中国男排世锦赛之旅一胜难求的关键因素。

大赛失利，对中国男排而言已不新鲜。究其根源，职业联赛发展滞后，难以为玩家提供高质量的比赛锤炼；青训体系薄弱，缺乏科学化、国

际化的训练理念；国内联赛竞争水平有限，难以孕育顶尖球员，导致“送出去”培养也缺乏人才基础，陷入恶性循环。这一切，共同构成中国男排整体实力停滞不前的困局。

以往在亚洲层面，中国队尚可与日本、韩国一争高下。而近年来，日本、伊朗等国通过强化联赛体系、加大青训投入、积极引进国际资源，迅速缩小与世界强队的差距，逐渐领跑亚洲。在这些方面，中国男排的投入明显不足。即便请来世界冠军教头海宁，其所能带来的改变也相当有限。

要破局，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加速联赛职业化与国际化，提升比赛

质量，增强球员竞争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另一方面强化青训体系，既推动年轻球员“走出去”开阔眼界，也将先进教练与训练理念“请进来”，形成可持续的培养机制。同时，虚心借鉴排球强国的成功经验，取长补短，方能逐步夯实基础。

在中国“三大球”队伍中，男排的存在感一直偏弱。即便世锦赛三战仅赢1局，相关讨论与反思在舆论场上也寥寥无几，这本身便是该项目面临的另一种困境。唯有真正提升实力，把球迷唤回赛场，让青年人才不断涌现，形成健康的发展生态，中国男排才有望走出低谷，迎来转机。

羊城晚报记者 周方平

孤云独去闲

□卞毓方

认识重庆作家徐俊俊，始于2019年长沙的第四届华夏散文颁奖典礼。那次，他获“散文精锐奖”，我和他加了微信。此后数年，他多次参赛投稿、报刊发文、网络分享，笔耕不辍，热忱如初。但彼时我未曾深入读他的文章，对其为人也知之有限。

所以，当他请我为新书《俊哥文采》作序时，我有些踌躇。不是因为拒绝，而是不敢轻许。一篇序文，若不能发自肺腑，便成了空洞的辞令。我说：“您先写一篇初稿，我参考看看。”他当晚通宵写就，次日即传来全文。这份执着，打动了

我，却仍不足以让我落笔。因为我总觉得，写序不只是为文立言，更是一次“相知”的仪式。

于是我试探着提出：“要不，您来北京一趟，我们好好聊聊？或我去重庆，也

行。”不想承，这一句，他当了真。

7月5日，虚岁七十有九的徐老坐飞机来了北京。没有犹豫，没有托辞，只是一种纯粹的赴约，一份厚重的情意。明年，他将值八十大寿，这本新书，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份寿礼。

我早已踩好点，约在北京国贸大酒店八十楼的餐厅。那是京城开放餐厅的最高端，立于其上，四望苍茫，帝都山河如展图徐舒。安排此地，非为排场，实为致意：八十层楼，八十岁人，八十年风霜阅尽，再与八十章回对坐，别有一重意味。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谈人生，谈文学。云在窗外飘，心在对话中沉。我看着眼前这位年近八秩但头发犹青的山城汉子，心里顿生敬意。

他不是科班出身的作家，也并不追逐名利场上的喧哗。他当过知青，做过

工人，当过企业领导，又下海经商。人生如河，有急有缓，但他始终在默默写着。他说：“我不是写给谁看，我只是不能不写。”他把写作当饭吃，也当心事说。他不争一时之评说，只守一寸之真实。

这一点，最可贵。看罢来稿，我不由肃然。文如其人，这些篇章不尚雕饰，不饰锋芒，却有一种旧体书法般的沉稳与铺陈，如真气贯纸，起伏有致。我便起意，赠他一幅草书《登敬亭山》，李白句中“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此中孤绝之意，正是文人心境之写照。纸墨之间，亦可成碑。

掩卷之余，我写下后面一段话，为俊哥这书，也为他这一份不晚的热爱，不倦的坚持：

当你过了古稀，仍愿意提笔写诗，记录清晨四点钟街头的雾，记录初冬桂花

残香在衣角停驻的温柔，记录人情薄如纸，却仍愿意深信“纸薄情深”，那么你就赢了。

不是赢在名利场，而是赢在人间。你对生活，还有好奇；你对世界，还有敬畏；你对写作，还有热忱。

人这一生，不怕走得慢，怕的是，走着走着，便坐下来，不肯动了。怕的是，眼睛还睁着，灵魂却合了盖。写字的人，总有点傻。写别人看不见的情绪，写别人不屑记的细节。像傍晚的老马，还在小路上踟躇前行，哪怕暮色沉沉，哪怕四顾无人。

有人说这叫执念。我却说，这是光。光，不耀眼，但照人；不跳动，却长存。所以啊——浮生不晚，只要你还愿意写。

□叶开

戒烟记

我是在大学念书时学会吸烟的。1987年9月14日凌晨，我搭乘的南宁至上海的直快列车，经过整整48个小时，终于抵校报到。

几天后，我被室友撺掇着，穿过中山北路大门，去对面杂货店买烟。进店来，我有点紧张，哆哆嗦嗦说：“同志，买一包红双喜……”一着急，说错了，“不，红高乐……”

那时“红双喜”是奢侈品，有南洋双喜，有广州红双喜，还有上海红双喜。最高端的是红中华，而红高乐是入门级，另有带薄荷味的绿双喜。

一名中年店员穿着蓝大褂，从杂货店深处来到跟前，隔着柜台，居高临下盯着：“小阿弟，辣叻上海，要叫师傅。晓得哇？”

同寝室王同学是上海人，他用上海话说：“师傅，一包高乐。”

我几乎同时说：“师傅，买一包红

双喜。”

“到底高乐，哈是红双喜？”该师傅皱眉说，“依自家先搞清爽。”

外地青年被瞧扁了，不由得一种气概腾然而起，“红双喜，一包！”

就这样，我花巨款买了一包“红双喜”。因价格太昂贵，掏钱时手都在发抖。一回到寝室，烟就被室友瓜分了。

那时的第一学生宿舍里，每一个寝室几乎都是烟雾缭绕的。另外，一些我们仰慕的青年教师也爱吸烟。比如宋琳、格非等，他们那时已发表作品，小有名气，在我们这些人眼中，更是如同天上龙凤。他们那时也没有成家，自由自在。来我们宿舍，主要是凑对打“四大国战”。玩陆战棋还需要一个裁判，主要由我担任。战斗期间，不仅手快，还要口硬。虚虚实实，云雾缭绕。如此一来，烟瘾就加深了。

1995年春，我正在读研究生，和格非

去龙华参加一个葬礼。那位老前辈因吸烟太厉害，得了肺癌。之后，我们相约一起戒烟。

戒烟头几天最难受，前两个星期极难受。秘诀是吃糖，一犯瘾就吃一颗糖。一个月后，就控制住了。但体重，则噌噌噌往上涨。

一个月后见到格非，问他戒烟怎么样了？

格非惊讶道：“小廖，你还真戒烟了？”说完，他叼起一根烟，美美地吸了起来，顺手给我来了一支，“红中华，不尝一根？”

那之前，我从未吸过红中华，这种传说事物，实在太昂贵了。看着他手上的“红中华”，我内心崩溃了。

吸烟很多时候是一种社交行为，逆烟、接烟、点火，都是一种仪式。到了一定级别，要玩打火机，还要玩烟斗。

有一段时间，我常常看见隔壁老金，

一天到晚叼着烟斗。他还有一只zip打火机，隔一个星期就要添加火油。火油装在铁皮罐里，显得十分高级。添加过程，就很有仪式感。

吸烟不仅朋友间相互影响，还具有重要的社交属性。你要戒掉，就相当于背叛，真是太难了。

2020年1月20日，我搭乘从上海飞往多伦多的加航飞机，刚落地皮尔森机场不久，就听到了加航停航的消息。这就进入了“疫情纪元”，一家三口挤在多伦多一间狭小公寓里，听到各种消息，越来越严重。到三月份，本来热闹的多伦多lock-down了，孩子们也不去上学了。加航恢复遥遥无期，看不到任何未来，只能困着，待着。

公寓里不能吸烟，吸烟跟做贼似的，要在外面流浪。好在我没有什么烟瘾，又不舍得花大价钱买烟，终致兴趣全无。到现在，一根烟都没吸。

发现

在伶仃洋的无边波涛簇拥中

你发现每一朵浪花

都像你的粉丝

你说说太好了

只是有一点点孤独

你其实不知道

朝你涌来的那些浪花

只是和你一样傻乎乎

爱上了这座小岛……

在伶仃洋满天星光挑逗中

你发现每一颗星星

都在朝着你眨眼

你说说太美了

只欲把酒乘风相邀

你其实不知道

此刻每一颗星星

只和你一样说着梦话

梦中来这座小岛……

外伶仃岛在哪里

让我告诉你外伶仃岛在哪里

香港就在小岛的阳台外边



客家春晓（国画）

□曾道宗

只是不太喜欢跑马场看客少也不习惯证交所数字闹距离刚好像亲戚——耳朵听不见，少点心烦眼睛看得清，关照就好

让我告诉你外伶仃岛在哪里澳门就在小岛的飘窗对面葡京赌城被浮云害羞遮住了大山巴牌坊踮脚能望见走动就是好邻居——风吹过来，葡式蛋挞香味风送过去，白尾海雕歌唱

外伶仃岛在湾区最美处等你天之蓝，蓝天下最美翡翠海之南，南海上最美珍珠只是翡翠上有一道泪痕只是珍珠上的一道血丝细细看泪痕血丝竟是一首诗那是文天祥丹心汗青……

一生必到一次

到外伶仃岛，你就知道一生难得有这样一次躺平面朝苍天，有数不完的星星数牛郎，数织女，数不完的星座数着数着，你就回到外婆家童年最美的那个夜晚就这样回到你的身旁就这伶仃鸟，天使也想躺平沙滩上那几只假装海鸟的天使告诉你，此刻你也是天使……

到外伶仃岛，你就知道能摆到你面前的窄路坎坷像岛上石景公园，是攀登者自找的钻石洞，穿石缝，弯腰驼背一身汗受罪真受罪，能忍是好汉憋屈也憋屈，咬牙有出口要的就是从石缝穿出来看那天蓝蓝，蓝得无边无沿要的就是脚踏最高巨石伶仃洋的风都朝你胸膛上吹